

低空经济“起飞”，职业教育如何“接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作为低空经济领域一枚最基础的“螺丝钉”，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刘海乐，如今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项目助理，负责物资的发运和返回物资的评定。

在职业院校就读3年，刘海乐认识了无人机的基本结构，能够进行操控、数据传输、组装和飞行。如今毕业不到一年，他能拿到10万元左右的年薪。

国家早已强调发展低空经济：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2024年12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空经济发展司正式亮相；今年2月下旬发布的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

随着低空经济的高速发展，无人机配送、空中交通、应急救援等产业爆发式增长，对相关人才也出现爆发式需求。一场围绕“低空”的人才争夺战悄然打响，使得以培养技能人才为主阵地的职业教育站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十字路口。是等待被颠覆，还是主动“造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为此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探讨低空经济“起飞”之时，职教如何“接招”。

低空经济相关岗位人才缺口巨大

低空经济是一种新型综合性经济形态。中国民用航空局官网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已经超过5000亿元，2030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截至2024年11月底，国内注册无人机215.8万架。

“从2003年至今，低空经济领域经历了显著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研究院低空经济板块负责人薛涛说，“特别是无人机等新兴领域，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飞跃，技术不断突破，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所谓低空，是指距正下方地面垂直距离1000米以下，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和实际需要可延伸至3000米的空域。依托低空空域，以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带动低空基础设施、低空飞行器制造、低空运营服务和低空飞行保障等领域融合发展，就是低空经济。

薛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去年以来，各地积极布局低空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相当活跃，无人机新增注册量快速增长。工信部推出《绿色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2023—2035年）》和《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推进低空产业发展。这些政策旨在推动以无人化、电动化、智能化为技术特征的低空装备在应急救援、物流配送、城市空运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常态化的应用。

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人才缺口也在同步显现。

低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无人机操控员这样的新岗位，在2024年10月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专门提到，“据有关部门测算，现在我国这个岗位的就业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

“当今市场具有大型固定翼无人机飞行经验的人才短缺，同类型的企业不



图片由AI生成

职业教育如何“接招”

多，所以直接吸引有经验的人员概率不大，从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择优招聘也非常困难。资格持证者与实际技能脱节，虽然全国已颁发超20万本无人机执照，但许多持证者仅掌握基础操作，缺乏复杂场景如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的实战经验。”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房帅感慨。

“人才紧缺的情况不只存在于飞手这一岗位。”房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既懂飞行技术又具备数据分析、AI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样是行业争夺的焦点。”

“在低空经济产业链基本形成的当下，人才需求可以概括为技术、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覆盖低空技术装备研发与制造、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运维、低空飞行应用、低空运行监管及服务保障4个环节。”薛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目前低空经济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除了研发、制造、应用等方面的人才，还包括基础设施、运营服务、安全监管等方面，特别是随着技术的深度融合、模式的不断变革而出现的低空智能网联、低空装备检测验证、信息安全、数据软件及算力开发、垂直起降场地建设运维等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需求是低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带来的新需求，是推进低空安全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政策上，需要引导企业和职业院校通过产学研合作，推进人才的培养。”薛涛说，“同时，教育部门也需要针对低空经济新的特点和需求，设置新的专业，培养高技能人才。”

低空经济职业教育面临挑战

随着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和精细化，这对现有职业教育体系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低空经济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相关的专业布点数仍然较少、招生规模也较小。多

数职业院校以基础飞行操作为核心，缺乏低空交通管理、航空法规、AI数据分析等前沿课程。

“随着前沿科技的快速迭代和应用场景的不断创新，职业院校培养的应届毕业生难以跟上企业所需人才的素质能力和经验要求。此外，部分职业院校实践教学偏少、模拟训练平台设备不足，学生难以积累真实场景实操经验。学生入职后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重新培养，额外增加了企业用人成本。”房帅说。他们正通过与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成立彩虹无人机现场工程师学院、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合作创办“彩虹无人机订单班”等校企联合培养方式，定向培养复合型人才，来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通用航空学院院长叶婷也提到，作为西部地区职业院校，学院的实训环节确实受到了空域限制和安全隐患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为此，学院构建了模拟飞行—室内飞行—室外飞行的阶梯训练体系，先利用虚拟仿真或是半实物仿真等先进实训设备，提升学生的飞行技能，再在室内开展真实飞机飞行训练，确保达到室外飞行能力标准，最后再进行室外飞行训练。在室外飞行时，该学院利用“限高飞行”“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强化实践教学的安全。

除了实训困难，师资也是一大问题。在无人机教育领域，既具备丰富教学经验又精通无人机飞行技术的教师非常稀缺。

“无人机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技术更新迭代快，对教师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不断提高，使得既懂教学又精通无人机技术的教师数量不足。成为‘双师型’教师需要同时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培养过程既要求教师接受系统的教育教学培训，又要进行长期的无人机飞行实践和技术研发，而教师的课程任务比较重，时间和精力成本较高。”叶婷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这一问题的根源。

另一个现状是，目前，大部分无人机专业教师是从机电等专业转型而来，他们在无人机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相对有限。面对技术迭代迅速、实训条件受限、师资力量短缺等多重挑战，职业院校如何培养出适应行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亟须在学校与企业之间建立起一套快速联动和响应的机制，以促进双方人才的顺畅流动，共同应对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挑战。”叶婷说。

职业院校接招，积极破冰

面对低空经济“飞得快”，职业教育“教得慢”的局面，叶婷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正在采取一系列破冰举措，积极应对这些挑战。

为了培养师资力量，学院鼓励现有教师参加无人机相关的培训课程、学术研讨会和技能竞赛，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同时，学院安排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参与实际项目研发和生产，积累实践经验。此外，学院还通过教学改革、教材开发等项目，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课程建设水平，使教学内容更贴近行业实际需求。

对于转型教师，学院还会开展有针对性的无人机专业培训，包括理论知识讲座、实践操作指导和项目实训等，帮助他们尽快提升专业水平。

“在产教融合方面，我们与行业龙头企业成立了全国工业无人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两个产业学院，共同为行业培养急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叶婷提到，学院与多家企业共建实训基地，让学生参与真实项目，提升实践能力。

同时，学院在教材更新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我们实施教材‘提质培优’计划，与行业领先企业合作，校企联合编写形式多样的活页式教材、手册式教材和数字教材，定期更新教材内容。”

低空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院校的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提出

了新的挑战。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院长章正伟提到，低空经济正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职业院校必须紧跟行业发展趋势，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章正伟介绍，近年来，学院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开设了多个订单班，旨在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分布式无人机人才和现场工程师。2021年，学院与杭州某科技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培养分布式无人机人才。

“分布式人才培养指的是通过网络通信控制多架无人机，不再用手工操纵，而是通过电脑和一个大平台来控制。”章正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这种培养模式不仅适应了未来无人机数量增多的趋势，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前景。

此外，学院还与另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开展现场工程师项目，旨在培养既掌握岗位技能，又能在岗位上指挥解决问题的现场工程师，“这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模式，有效解决了技术与实训脱节的问题”。

章正伟提到，为了解决企业需求与职业院校课程培养脱节的问题，学院通过浙江省通航产业城市空中交通行业联盟，实现了与企业的深度对接。该联盟由学院牵头成立，目前已有150多家企业加入。联盟的成立为学院提供了便利的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学院可以根据企业需求，提早一年让学生参与企业招聘，并根据企业工程师的课程需求，调整学生的培养方案。

“我们明年毕业的学生，今年就可以应聘了。可以提早一年让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并根据企业的需求调整课程。”章正伟说，“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毕业即上岗。”

在师资力量方面，章正伟坦言，低空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学院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将教师派往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挂职，以提升

了新的挑战。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院长章正伟提到，低空经济正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职业院校必须紧跟行业发展趋势，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章正伟介绍，近年来，学院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开设了多个订单班，旨在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分布式无人机人才和现场工程师。2021年，学院与杭州某科技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培养分布式无人机人才。

“分布式人才培养指的是通过网络通信控制多架无人机，不再用手工操纵，而是通过电脑和一个大平台来控制。”章正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这种培养模式不仅适应了未来无人机数量增多的趋势，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前景。

此外，学院还与另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开展现场工程师项目，旨在培养既掌握岗位技能，又能在岗位上指挥解决问题的现场工程师，“这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模式，有效解决了技术与实训脱节的问题”。

章正伟提到，为了解决企业需求与职业院校课程培养脱节的问题，学院通过浙江省通航产业城市空中交通行业联盟，实现了与企业的深度对接。该联盟由学院牵头成立，目前已有150多家企业加入。联盟的成立为学院提供了便利的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学院可以根据企业需求，提早一年让学生参与企业招聘，并根据企业工程师的课程需求，调整学生的培养方案。

“我们明年毕业的学生，今年就可以应聘了。可以提早一年让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并根据企业的需求调整课程。”章正伟说，“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毕业即上岗。”

在师资力量方面，章正伟坦言，低空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学院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将教师派往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挂职，以提升

了新的挑战。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院长章正伟提到，低空经济正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职业院校必须紧跟行业发展趋势，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章正伟介绍，近年来，学院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开设了多个订单班，旨在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分布式无人机人才和现场工程师。2021年，学院与杭州某科技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培养分布式无人机人才。

“分布式人才培养指的是通过网络通信控制多架无人机，不再用手工操纵，而是通过电脑和一个大平台来控制。”章正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这种培养模式不仅适应了未来无人机数量增多的趋势，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前景。

此外，学院还与另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开展现场工程师项目，旨在培养既掌握岗位技能，又能在岗位上指挥解决问题的现场工程师，“这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模式，有效解决了技术与实训脱节的问题”。

章正伟提到，为了解决企业需求与职业院校课程培养脱节的问题，学院通过浙江省通航产业城市空中交通行业联盟，实现了与企业的深度对接。该联盟由学院牵头成立，目前已有150多家企业加入。联盟的成立为学院提供了便利的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学院可以根据企业需求，提早一年让学生参与企业招聘，并根据企业工程师的课程需求，调整学生的培养方案。

“我们明年毕业的学生，今年就可以应聘了。可以提早一年让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并根据企业的需求调整课程。”章正伟说，“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毕业即上岗。”

在师资力量方面，章正伟坦言，低空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学院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将教师派往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挂职，以提升

了新的挑战。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院长章正伟提到，低空经济正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职业院校必须紧跟行业发展趋势，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章正伟介绍，近年来，学院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开设了多个订单班，旨在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分布式无人机人才和现场工程师。2021年，学院与杭州某科技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培养分布式无人机人才。

“分布式人才培养指的是通过网络通信控制多架无人机，不再用手工操纵，而是通过电脑和一个大平台来控制。”章正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这种培养模式不仅适应了未来无人机数量增多的趋势，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前景。

此外，学院还与另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开展现场工程师项目，旨在培养既掌握岗位技能，又能在岗位上指挥解决问题的现场工程师，“这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模式，有效解决了技术与实训脱节的问题”。

章正伟提到，为了解决企业需求与职业院校课程培养脱节的问题，学院通过浙江省通航产业城市空中交通行业联盟，实现了与企业的深度对接。该联盟由学院牵头成立，目前已有150多家企业加入。联盟的成立为学院提供了便利的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学院可以根据企业需求，提早一年让学生参与企业招聘，并根据企业工程师的课程需求，调整学生的培养方案。

“我们明年毕业的学生，今年就可以应聘了。可以提早一年让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并根据企业的需求调整课程。”章正伟说，“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毕业即上岗。”

在师资力量方面，章正伟坦言，低空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学院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将教师派往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挂职，以提升

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行业知识水平。

建议“低空经济”作为一级学科

伴随着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更新，技术应用更加综合、领域范围更广，现有专业需要主动升级专业内涵、增设新专业，才能满足低空经济对创新型、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推进，面对高电压、高风险复杂作业场景，低空无人机在输电线路巡检、变电站监测及应急抢险等关键环节作用凸显。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就是在这—需求下，紧跟行业技术变革和产业转型升级，校企共建电力无人机智巡检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发“无人机巡线技术”“无人机巡检仿真”等育训一体化特色课程，融入电力技术类人才培养，为国家电网等龙头企业提供无人机培训和取证服务，培养了大批具备无人机巡检能力的技能人才和产业工人。

在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的拓展方面，章正伟也表示，浙江省正在推进低空经济试点申报工作，每个地市可以报3个场景应用的试点。这些试点由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发文，立项后将获得省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资金支持。通过一年的试点，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场景，以推动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低空经济发展。

他认为，高职院校在低空产业人才培养中，需要深刻理解低空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明确自身在低空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职能，积极面对挑战，创新教育模式，强化师资力量，整合教育资源，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低空专业建设水准，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持。

“作为职业院校，我们不能仅仅专注于人才培养工作。实际上，我们的职责还涵盖了服务于整个行业，致力于推动行业的承接与发展。在未来的行业落地实践中，尽管职业院校可能不具备单独完成所有任务的能力，但可以作为产业链中的一环，发挥牵头作用，共同推动相关项目的实施。”章正伟说。

应急救援、医疗救护、物流运输、低空巡航、遥感监测……低空经济产业就像越飞越快的无人机，人才培养的职业定位也日益精准。职业院校如何精准对接行业需求，科学布局相关专业，成为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职业教育开设的低空经济相关专业涵盖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3个培养层次，主要集中在高职，分布在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与信息、资源环境与安全4个专业大类中，基本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各核心环节。

在房帅看来，为推动低空经济的持续发展，应当首先着手于学科体系的改革。他建议，支持高校设立“低空经济”一级学科，并积极鼓励跨领域的融合创新，比如航空航天与人工智能、法律等领域的结合，同时制定出一套统一的职业标准。

“希望加大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具体举措包括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无人机实训基地的建设，并对那些积极投身于产教融合的院校与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政策。最后，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双证融通机制，联合行业协会共同推行‘学历证书+职业技能证书’的制度，清晰界定无人机驾驶员、飞行调度员等职业的等级认证路径，以此打通人才发展的通道。”房帅说。

在山东，一群职业院校学生正用无人机为山区配送疫苗；在浙江，横店通用机场正在推进改扩建二期工程建设，打造全国首个特色公务机机场和旅游通用机场……当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街头巷尾，职业教育的价值不再局限于“输送劳动力”，而是成为重塑产业基因的力量。

正如章正伟所说，低空经济的发展，“为航空人才的高质量培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进省市优质高职院校到县域增设校区，依托县域产业资源，实施政校行企协同合作办学，如海丰县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汕尾校区、清远市与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清远校区，均属此类；也可以引进省市优质高职院校，联合县域行业和企业联合开设产业学院、现场工程师学院和订单班等，浙江省宁波市和广东省中山市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与尝试。

四是“下沉”。国务院《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把发展县域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提出要对接主导产业发展需要，动态调整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推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中职学校、合作开展一体化办学，这为发展县域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新思路。可以“曲线救国”的方式，依托县域职教中心，引入省市优质高职院校资源，实施托管办校、委托联合办班，以及“3+2、五年一贯制”联合办专业，联合共建实训基地等方式，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县域。

总之，探索县域高职办学，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下沉，本质是教育资源配置重构，关键是建立更具弹性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遵循的是“教育—人才—产业—城市”发展大逻辑，最终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 and 产教融合高质量，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陈桂林系广东省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刘鹏程系湖北工程职业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副教授）

□ 陈桂林 刘鹏程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支撑，占据国民经济体系重要地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增加技术技能人才在人力资源中的比重应成为支撑县域发展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随着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发展县域高等职业教育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推动有条件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这既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考量，也是经济发展之需、职教发展之所求，必将为县域高等职业教育打开新天地，形成职教强国建设的新引擎和新增长极。

据笔者统计，截至2024年12月，全国共有2844个县级行政区域，全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兴办的高职院校共35所，大部分位于经济百强县市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功能，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高等职业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技术支撑，促进地方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水平；地方经济发展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质量、专业结构、层次结构，有助于高等职业教育扩大生源、吸纳就业。

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GDP近40%，其中GDP超过千亿元的县（市、区）已超60个，10个县（市、区）GDP超2000亿元。笔者发现，很多县（市、区）的经济总

灼见台

高职下沉市县，打造职教新增长极

量、产业发展程度和人才需求数量远远超过地州市，以苏州昆山、无锡江阴两个县市区为例，其2024年GDP均超5000亿元，苏州有10个县（市、区）GDP均超千亿元。这与苏州市区县兴办的5所职业学院和2所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1所）是离不开的。因为，人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

职业教育因产而生，因产而兴。随着县域产业的特色化、集群化、数字化发展，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中职升学导向背景下，发展县域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可以解决区域人才错配问题，为县域产业企业定向培养所需人才，而且可以解决校企合作“两张皮”问题，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和学校人才培养成本。

县域经济的人才战略离不开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训计划，而发展教育又离不开区域经济的生源、资金支持和物质支持。高等职业教育能够引导地方发展特色经济，与县域经济发展属于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县域常住人口约7.48亿人，常住人口超过80万人的县域共有208个，占总数的

11%。这些巨量的县域人口是高等职业教育增长的巨大需求所在。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主要集中在省城、中心城市及地州市，造成了“省城高职扎堆、县域职教薄弱”的结构性失衡。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发展县域高等职业教育，推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县域甚至农村地区，不仅可以降低低收入家庭教育成本，而且可以填补不少县域高等教育空白，进一步破解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优化高等职业教育布局，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当然，发展县域高等职业教育，既不能搞“一刀切”，“大门紧闭”，也不能搞“开闸放水”，一拥而上，必须积极、谨慎、稳妥推进，充分考虑县级政府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必须基于3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产业有需求，可以把县域经济总量达到千亿元以上作为原则性要求，充分考量地方产业的独特性、转型升级的层级性和对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对国家战略的支撑性，要把高等职业教育下

沉到真正有人才需求、技能需求和创新需求的县域。

二是人口有基础，可以把县域人口总量达到100万人作为原则性要求，既要充分考量未来新出生人口断崖式下滑背景下，县域人口增长的潜力、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和村镇人口的聚集力，也要充分考量县域财政的宽裕度（包括土地、金融、管理以及容错机制等），以及职业教育资源基础积累度等。

然而，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又如何有效下沉至市县呢？对此，笔者针对性地提出“新建”“升格”“共建”“下沉”4种模式。

一是“新建”。支持符合条件的县市

区兴办高职院校。这需要创新职业教育管理模式，以省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为依托，探索“省级统筹、市县托管”模式，优化高职审批流程，突破“省级审批权”与“县域自主权”的体制壁垒，为发展县域高等职业教育提供法理依据；做好县域产业发展调研和高等职业教育布局调整方案；充分论证，明确办学定位和专业发展方向，并拿出“诚意”，列出支持清单。

二是“升格”。整合县域优质中职教育资源，联合升格为高职院校；或者依托属地技师学院，转设（加挂）高职院校。当前，一些优势中职和技师学院的办学能力与产教融合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部分高职院校，整合中职升高职，或者技师学院转设高职，已具备基本条件，这要求教育主管部门与时俱进，适时调整高职院校标准设置，也需要县域中职（技师学院）坚持标准引领，加强对标建设，尤其要加强办学空间、实训设备、优势专业、特色课程以及高校师资等资源的储备。

三是“共建”。通过县校共建校区的方式，由县级政府出土地、资金等，引